

新潮英雄故事
同名电影演绎

WARRIORS OF VIRTUE

• 1 •

五行战士

传统文化生动再现 中华美德庄严重光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1. 爱眨眼睛的智	1
2. 高木的心情有些糟	8
3. 乐老汉的放牛调	17
4. 该出手时不出手	27
5. 云遮月 夜深沉	36
6. 猜猜疑疑急发兵	46
7. 真真假假巧布阵	53
8. 孤独的袋鼠卫士	60
9. 土峰袋鼠祠	68
10. 金火大坂	75
11. 五马连环	90
12. 火鞭的妙用	104
13. 高木的法宝	114

1. 爱眨眼睛的智

桃源的正南方，也有一座峰。

这座山峰，山岩均为暗红色，远远看去，更像一片燃烧的火焰。

当地的人就叫它火峰。

还有人传说，当年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路上，就经过这里。那著名的“三借芭蕉扇”的故事，就说的是这儿；那火焰山被孙猴子熄灭之后，就渐渐冷却，变成了现在的这座火峰。

火峰是不是当年的火焰山，不得而知；火峰下边真有地火，倒是千真万确。火峰山下有几处温泉，多少年多少代，桃源的百姓每到春天桃花盛开的时节，便赶来火峰脚下，支起帐篷，点燃篝火，参加一年一度的桃花温泉洗澡节。

那时节的情景真是好看啊！

热气腾腾的温泉水塘里，飘着密密的一层桃花花瓣，把塘水都染红了。人们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山脚下左边的那个更大的池塘，是男人用的；右边的那个小一点的池塘，是女人们用的；人们用花花绿绿的衣服从中间隔开，这边的笑闹声那边听得清清楚楚，那边的歌声唱着，这边的人也禁不住跟着和唱起来。

桃源的人说，每年春天洗一回桃花温泉澡，可以保证一年下来，不生疾病。

遇到有成群结伙的大姑娘小媳妇来泡温泉时，她们就会大

呼小叫：

“智！智！你可看好了那边的人，不许他们偷看呀！”

智——火峰的袋鼠卫士，就会眨着一双不大的眼睛，笑嘻嘻地回答她们：

“我让他们全都蒙上眼睛洗澡，不过，到时候要是他们穿错了衣服，我可不管呀！”

温泉两边响起一片欢快的笑声。

智也笑着去继续巡视，碰上几个小娃娃，吵着揪住智的衣服不让走，非叫智给他们讲个故事。

智眨着眼睛说：

“我给你们出个题，你们要是答对了，我就讲故事。”

小娃娃们便一齐说好。

智又开始眨眼睛了：

“听好了哇：母猪妈妈领着她的几个孩子过一架独木桥，她嘱咐孩子们：河水可深得很，也急得很，万一掉下去，就见不到妈妈了，你们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小心地跟着妈妈走。说完，母猪妈妈就带着他们过桥了，等过了独木桥，再一数，怎么也不对数。我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呀？”

小娃娃们纷纷叫道：

“有的掉下河里去了！”

“有的胆小没敢过来！”

“……”

智笑道：

“不对呀，不对呀，原来那个猪妈妈，她自己不识数，数不清！”

说完，智便跑走了。

智是个机灵快活的袋鼠人。

桃源的人们曾经这样概括五位袋鼠卫士：

礼的谦逊和礼貌；

仁的慈善与爱心；

义的倔强与坚毅；

智的幽默和热情；

信的敦厚与忠诚。

桃源的百姓说：

“五个袋鼠人，是美好品德的五个侧面；他们五个要是合为一体，简直就是完美无缺了。”

智很有人缘儿，桃源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幼，都喜欢他。只要一看见他那身鲜红的武士装束像火焰一样从路上走过，人们便要叫住他，和他说上几句玩笑。

小伙子们问他：

“智！你怎么偏要穿一身火红的衣服呀，太鲜艳了。”

智眨着眼睛，一本正经地回答：

“原本这件衣服不是红颜色的。”

小伙子们上当了，忙问：

“那它怎么会变成红色呢？”

智答道：

“我就像火一样充满了热情，什么颜色的衣服穿得久了，都要被我烤红了呀。”

有大姑娘问智：

“智，你每天总是笑眯眯的，有什么开心事呀？”

智故作惊讶道：

“你怎么猜到的？我正有开心的事呢！”

大姑娘说：“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呀？”

智便眨着眼道：“因为见到你了呀。”

目前可不是桃花盛开的洗澡节时分。

相反，倒有些寒风凛冽、“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味道。

天空也有些阴沉。

袋鼠人智百倍警惕地巡视在他的防卫地带。

火峰附近的百姓们，也都知道了桃源最近发生的战事，人们虽然都保持着平静，一切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都正常进行，但智明显地感到，人们脸上的欢乐正在被隐隐地忧虑所代替。尤其是金峰被高木占领后，有的居民开始人心慌慌，暗中也在做着撤离的准备。

可是，桃源中，能撤退的地方，还有几处呢？

如果火峰再告失守，人们就只有土峰可去了。

智想：土峰是桃源的中心，是桃源的心脏；土峰有袋鼠祠，有师傅在，我得尽最大的力量，守住火峰，绝不能让土峰受到威胁。

正想着，智听到山脚那边传来了一阵苍老的歌声：

哎——

什么人有权不放牛喂，

什么人放牛不用鞭；

什么人有权没有火喂，

什么人有权不抽烟——

智一听，眨着眼笑了。

这是乐老汉放牛归来了。

果然，随着“哞”一声的牛叫，拐过了一群大黄牛来。

为首的一头犍子牛背上，坐着一个白胡子老汉。

老汉已经没了几颗牙，叼着一只奇大无比的烟斗。烟斗虽大，却不冒烟。

乐老汉也看见了智，咧了一下嘴，算打了招呼。

智就张开嘴唱道：

哎——

我袋鼠智有鞭不放牛喂，

你乐老汉放牛不用鞭；

乐老汉你带烟不带火喂，

袋鼠智我有火不吸烟——

乐老汉乐了，道：

“给我点烟吧！”

这几乎是智和乐老汉之间许多年的“保留节目”了。每到傍晚，乐老汉放牛归来，在这条山路上，总会碰到智；他一天只吸一次烟斗，每天都是早晨出门时就把烟斗装满，叼在嘴里上路；而只到傍晚回家途中，让智给他点烟。

智便从腰间解下他的那条独门兵器：火鞭。

智眨着眼笑道：

“你可别乱动呀，抽到脸上可不负责。”

乐老汉故意摇晃脑袋，那只硕大的烟斗便随着他的白胡子乱颤不止。

乐老汉道：

“快点，快点！耗时间可不算。”

话未说完，就听“噗”地一声，他的大烟斗已然冒出白烟。

再看智时，那条火鞭早已又系回到腰间。

智两手背在身后，故意东张西望地不看他。

乐老汉十分惬意地深深地吸了一口太烟斗，缓缓地将一口

韵味十足的烟雾徐徐呼出，才伸出大拇指，冲智道：

“好鞭法！几乎看不到鞭影，觉不出鞭稍击打的力量，这火鞭是被你越练越精了。”

智眨着眼道：

“好家伙！天天练一回甩鞭点烟，几十年下来，再笨的人也能落个熟能生巧哇！”

乐老汉乐着点头：

“那是，那是，如此说来，我老汉也算得是你半个师傅呢！等你出徒那日，别忘了给老汉我磕头哇！”

二人哈哈一笑，相揖而别。乐老汉只轻轻说一声“回”，那老犍牛便听话领着牛群动身了。

智继续他的巡视。

心想：这乐老汉放了一辈子牛，从来不用鞭子，只说话那牛们便能听懂，也算得是一门绝活功夫了。

当年，钟师傅因材施教，根据五位鼠卫士的性格、兴趣和特长，传授给他们不同的功法。袋鼠卫士智，用钟师傅的话说：头脑中想法不断，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念头，像火花闪烁一般，便教给他一套鞭法，并点拨他将鞭法与火功结合起来。

这火峰一带的红色山岩，确实含有一种极易燃烧的元素。当地百姓从来不用发愁火种。随便捡起两块石头，互相碰撞，便能打出火星。中间夹上一丝棉线，便能取到火种。

智经过几年的琢磨，发明了这样一条火鞭，这条火鞭看上去像一截破绳头，平日里被他系在腰间。但是只有智知道它的威力。它不但远可攻，近可守，软起来如蟒蛇柔弱无骨，硬起来似铁链虎虎生风；更为厉害的是，它有极易燃烧的特殊功

能，挥鞭击出，与空气摩擦，在击目标时便足以使目标燃上火星，只要目标存在有燃烧的可能；一鞭下去，便是一条火龙。如果智发出真气，抖动火鞭，还能将火峰一带的地下之火勾出，抽出一片火海。

当时，智在山谷之中，一片暗红色光秃秃的山岩上，练习火鞭。他被自己的功法燃起的这一片火海深深惊呆了。他既为自己的苦练获得成功而感到欣喜，又深深地为这种烈火无情的场景深感不安。但愿自己一生，不必出手，燃起这种烈焰。

在袋鼠卫士们中间，智是以聪慧和灵巧著称的。钟师傅在传授功夫时，很注意训练他的敏捷和快速。智的出手快得令人目瞪口呆。当年钟师傅曾让他训练在夏天的傍晚，一个跳跃之间，捉拿空中飞过的蚱蜢；练习了几日之后，他为师傅和其他袋鼠卫士表演，从他弹跳、跃起、在空中腾跃直至落地，他两手之中，竟抓了满满一把的蚱蜢。小师妹信好奇而认真地为他数了一遍，一共有一百四十二只。

这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智也已经到了火峰与金峰之间的交界地：金火大坂。

这是一片黑乎乎的开阔地。

它绝不似木峰与水峰之间的河湖港岔与热带雨林，也不同于水峰与金峰之间是一道峭壁关隘。这里是一片坚硬的开阔地，似乎是上亿万年前，这里真曾有过一场火与金之间的搏杀，这里寸草不生，满目灰秃秃的岩石，像是火熄之后凝固的死灰，又像是被熔化后冷却成的石浆。

这一片寸草不生的大坂地带，便是火峰与金峰之间的分野。

智眨着眼睛，自己问自己：

夜色中，这里像什么呢？
像一处硝烟刚散的古战场。
古战场上硝烟又要燃起了吗？

2. 高木的心情有些糟

独臂技师不仅为高木发明了帐篷热气球，使得本来很难打开的金水关口，得以柳暗花明般的突破；而且在大军到达了金峰的第二天，把那座宫殿和地狱合二为一的中军大帐，已经原封不动地建立在金山脚下。

就连平日很少夸赞手下人的高木，也破例地给了独臂技师一个笑脸。

高木说：

“在我的部下里，死心踏地忠于我的，并不多；既肯卖力气干苦力又有本领的，就更不多；而技师却是十分难得的这两条兼而有之的人。”

高木这番话，是坐在新建成的大帐中的虎皮椅上，对着全体在场的人说的。

高木说这番话时，赐给技师的那个笑脸已经沉下，扫了一眼众人，口气阴郁。

而侍立在帐下的齐天霸、雪域三癆、蜘蛛女、私塾先生和土拨鼠等人，无不面色尴尬，沉默不语。

但是在他们的沉默底下，高木觉察到了一丝与往日不同、非比寻常的情绪。

那情绪似乎是：不满。

齐天霸站在那里，有些强打精神。他身体里的蛊虫快发作了吧？他还不知道，在水峰帐中，我把那种白色的晶体谎称解药让他吞下，那其实是一种慢性毒药。他是个脑后有反骨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公然背叛我。我必须有控制他的秘密武器。

蜘蛛女，她站在那儿为什么有些魂不守舍？她的灵魂像是脱壳而去，已经飞到了十分遥远的地方。她以前不是这样的。看她的样子，面色憔悴，眼圈发黑，连眼神都有些直。是独眼龙下的蛊虫所致，还是另有原因？

雪域三癆，这三个老狐狸，他们垂着白发苍苍的脑袋站在那里，你以为他们会心服口服么，你看一眼独眼龙暗自咬动的牙帮骨，听一听翻鼻孔鼻中喷出的粗气，看一看剔牙齿那叼着牙签无所谓的样子吧。他们三个最近有点反常，经常躲在暗处嘀嘀咕咕，他们在嘀咕什么呢？

还有这个私塾先生，整日面带微笑的白脸奸臣，他让你简直看不透他。一切心底的秘密都被他隐藏在微笑后面。近几个回合与袋鼠卫士的较量中，他简直没有怎么出力。他在想什么呢？不会是想给自己留后路吧？

高木阴沉的目光从他们的脸上一个挨一个地扫过去，一种莫名的无奈与烦恼袭上心头：

我能拿他们怎么办呢？

总不能把他们沉到脚下那毗着钢铁牙齿张着血盆大口的绞肉魔窟中去绞死吧？

一丝阴影，众叛亲离的阴影，像天空中飘来的一片乌云，笼罩在高木的心头。

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正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无言挑战。

他想，必须加快占领桃源的步伐。

趁着现在，他们还没有死（没有战死，也没有被他杀死），他们还没有公然造反，他们还是他的炮灰，还是他攻占桃源的“马前卒”。

高木要像牧者挥鞭驱赶羊群一样，驱赶着他们前行。把火峰、土峰，整个桃源，统一到他高木的名下。

什么时候把他们身上的油水榨干了、挤净了，再把他们送时“绞肉魔窟”。

高木有了一种急迫感。他想到了一句古话：夜长梦多。

于是他下达了占领金峰之后的第一道命令：

“私塾先生。”

私塾先生应道：

“属下在。”

“你立即赶往火峰一带，把那里的地形、设防情况侦察一下，快去快回。”

私塾先生犹疑了下，问：

“主人是要立即准备进攻火峰么？”

“怎么，是不是太仓促、太急迫了？”高木反问道。

私塾先生没敢吱声。高木继续说：

“是不是应该休整几天？是不是等待在这里站稳了脚跟，讲究步步为营？”

高木大笑起来：

“我料定你们会这样想，也料定袋鼠卫士们同样会这样想！所以，我要打他个出其不意，措手不及。”

私塾先生只好垂头道：

“主人英明。”

高木厌倦地挥手道：



袋鼠卫士智的火鞭神威非凡。

“你们都下去吧。”

从中军大帐里出来，雪域三楞闷头回自己的帐。快到帐篷门口处，独眼龙突然踉跄了一下，险些摔倒。

翻鼻孔和剔牙齿连忙扶住了他。

“老大，没事吧？”

剔牙齿问他。

独眼龙脸色蜡黄，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

他小声说：

“别声张，快扶我进帐吧。”

就在雪域三楞拉开帐帘的时候，他们同时看到了贴在门上的那张小纸片。

那张凉草地画了人形图案的咒符。

把这种遮遮掩掩的东西公然贴到了门板上，既说明那复仇者肆无忌惮的疯狂心理，也说明他已不太需要遮掩，他已经有八成取胜的把握了。

雪域三楞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都表现出十分的惊愕。

翻鼻孔道：

“这也太欺侮人了！老大！这人倒底是谁？咱们去跟他拼吧！”

剔牙齿也道：

“老大，对这个仇家，你心里真的一无所知么？”

独眼龙叹息一声道：

“果有果，必有因。老夫几十年前种下仇恨在前，人家寻仇在后。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无近虑，必有远忧。老夫虽然知道仇家是谁了，但也已经厌倦了仇仇相报。老夫如

今唯一想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把铁梨膏炼出来，将老三等人中的蛊患解除。”

翻鼻孔道：

“老大，你不见主人今日在大帐上，又要部署向火峰进攻了么？恐怕咱们身受驱使，由不得自己作主……”

剔牙齿因为高木强行令自己吞下蛊苗之事，心存积恨已久，此时禁不住骂道：

“什么鸟主人！尊他一声主人，他就是个主人；不理睬他，他就什么都不是！干脆，老大，咱们哥仨也像那毒婆婆一般，开溜了吧。”

独眼龙忙“嘘”了一声，止住他的叫骂，道：

“此念老夫不是没有想过，但眼下……老夫认为，还是抓紧炼那铁梨膏吧。”

独眼龙吞下了半句话，没有说出。

因为他内心十分清楚，自己身受仇家的恶咒，跑是跑不掉的；而且近两日虽只是偶然发作一下，却一次比一次凶险，看来仇家已完全控制了自己的元神，制自己于死地只剩下了时间问题。这也是仇家敢于公然挑衅一般地将咒符张贴在门面上的缘故。

独眼龙道：

“老二，老三，我已看中了对面山上一块清静之地，极适宜炼药，老夫欲抓紧时机，不能拖延，还请两位老弟辛苦费力，替老夫护法。”

翻鼻孔道：

“说走就走：正好呆在这里闷气，不如到那清静空旷的山中去自在自在。”

剔牙齿也道：

“老大炼药，是为了老三，老三不护法，谁去护法？”

雪域三癆稍为收拾了一下，假装散步，溜出了大营。

在大营门口，他们遇上了正要去执行高木的命令、到火峰一带勘察的私塾先生。

私塾先生依旧是纸扇轻摇，微笑着招呼道：

“三位前辈，好清闲呀！”

剔牙齿与翻鼻孔心中尚在怀疑这私塾先生是不是那苗寨追来的仇家，故表情冷淡，一个抬头望天，装作没看见；一个低头挖耳屎，装作没听见。

倒是独眼龙回问了一声：

“私塾先生只身前往探察，多加保重呀。”

私塾先生哈哈一笑：

“不妨不妨！我看那袋鼠卫士们，一个个仁义得很，不会把在下如何。倒是我们这个大营里，你算计我，我陷害你，不闹出几条人命来，怕是不能了结。在下赶路去了，三位前辈，告辞了！”

说罢，已行出了大营。

把个雪域三癆说得愣在那里，半晌回不出来话来。心中暗想：这个白脸书生，说的话还真是实情。

高木的中军大帐里。

高木挥去了侍立帐前的众人之后，疲倦地靠在虎皮座椅上。

烦乱的心情没有丝毫的宽慰，他隐隐感到了部下们唯命是从的表象之下，各有隐情、各藏心机的那股力量。

高木并不太在意手下人的死活。他知道手下这几号人，要是在江湖上，都称得上是顶尖高手，他们彼此之间，或有宿

怨，或生新仇，谁耍个手段害谁一下，也是常事。从某种意义上，高木宁肯希望他们之间互相猜忌，互相争斗，自己才好从中牵制他们，利用他们，必要时借一方之手消灭另一方。如果他们个个都是谦谦君子，铁板一块，没有可挑拨之处，高木倒觉不安了。

高木在意的是他们现在对他的权威的无言蔑视。

他们似乎已经不再顾虑主人高兴不高兴，不再在意主人的脸色好看不好看。他们都在阳奉阴违，小心试探，缄口不言却都心怀主见。他们暗地里各施手段，表面上却装出一脸的无辜。

这时，艾丽雅从后门轻轻地溜了进来。

艾丽雅轻轻唤了一声：

“主人。”

高木睁开了眼睛：

“啊，我的公主！快坐到我这里来。”

艾丽雅道：

“主人，我好无聊，好孤独。”

高木抓住她的手，轻轻拍了拍，道：

“喝一口长春素吧，我的公主。我们俩真是同病相怜呀，我正在感受无边的无聊和孤独。我有时会自己问自己：这么没有意思的生活，为什么还要活下去？”

艾丽雅睁大了眼睛问道：

“主人拥有了这么多，也会感到无聊和孤独？”

高木叹道：

“我拥有什么呀？什么是我的？现在我心里是越来越没底了。”

艾丽雅举着小瓷瓶说：